

上主殿裡的盛宴

盧雲的感恩祭宴靈修

Michael O'Laughlin 著；林瑞琪 譯¹

本文作者以「江河滋養土地」，來比喻「感恩祭宴」餵養並豐富了盧雲；再經由他的生活與工作，流向所有蒙召來赴主的盛宴的人。簡言之，盧雲的感恩祭宴靈修，同時包含樸實人性的一面，以及天主神聖超越的一面；因此，這張餐桌是我們共融的記號，也是我們與世界及世上居民分享生命的記號。由此，盧雲展現出一個嶄新的基督徒合一大公性來；在他的生命中，在主的餐桌前，隨時歡迎每個人的到來。

感恩祭宴的文化

如同尼羅河、恆河、密西西比河、亞馬遜河等浩瀚的江河，滋養著它們流經的土地；我們亦可說，感恩祭宴（Eucharist）²餵

¹ 本文摘譯自：Michael O'Laughlin, *God's Beloved: 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Henri Nouwe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4), pp.110~126。此書中譯本《天主的愛子：盧雲的靈修傳記》，即將於 2012 年 9 月由台北：光啓文化事業出版。

² 編審者註：在中國天主教內，以往都把 Eucharist 這個字譯作「聖體聖事」，「彌撒」是這個聖事的一般稱呼。但梵二大公會議之後，更多人以「感恩聖事」、「感恩祭」、「感恩祭宴」稱之。對盧雲來說，「感恩祭宴」應該是這個聖事最理想的表達方式。

養並豐富了盧雲的生活與工作。這個基督教會的精神食糧，流經他的生活，鑿出了一條寬闊的渠道。澎湃的浪潮，如同一股洪流湧入他內，滿溢他的生命，改變了他，也改變了他的人生途徑。盧雲對感恩祭宴的全心全意投入，加上他那超越教派的聖職工作，兩者最終甚至帶領他超越了天主教信仰理念的規範。

在這條河流上，盧雲乘著省思的浪潮，朝向新的感恩祭宴訓導型態而去，重新喚回了這一祭餐的原有意義。盧雲提醒我們，耶穌死而復活之前和之後，都跟祂的門徒在一起吃吃喝喝，祂與他們、與我們，以這樣的方式建立起堅定的友誼。耶穌歡迎我們到祂的聖餐桌前，給了我們麵餅和葡萄酒，也祝福了我們遇到的試探與得到的勝利，並為它們舉杯慶賀。藉著他深入淺出的教導，盧雲把感恩祭宴從教會的訓導和禮儀，重新聚焦在耶穌和在參與者的實際生活上面。

盧雲很早就開始關注這件聖事，孩提時的他，就已為感恩祭宴深深著迷。正如我們所了解的，他八歲時就在家裡的小閣樓上佈置了間迷你小聖堂。他會在那兒待上好幾個小時，不只是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講講道理，並且扮演天主教彌撒的高峰——聖體聖血聖事，同時加以反覆沉思。感恩祭宴支持著盧雲的一生。他有生之年親眼見到出版的最後一本書——《你能飲這杯嗎？》就是以感恩祭宴為主題。這本看似簡單的書，其實是將感恩祭宴完全融入了人生的最有力見證。

對基督宗教來說，感恩祭宴是經驗天主的一種方式；參與感恩祭宴是基督信仰團體裡每個成員的特恩。分享同一個餅與

同一個杯，表示參與者與團體內所有的其他成員共融。因此，有些新教宗派、大部分正教教會，以及整個天主教會的基督信徒之間，彼此是不被允許與另一宗派信徒共享感恩祭宴生命的。依照慣例，全世界的基督信徒彼此之間，是不「共領聖體」的³。再者，嚴重違反自己所屬的教會規範者，是會「被開除教籍」（excommunicated）的，意思就是說，他們不准在那個團體內共享感恩祭宴。感恩祭宴就是這樣一個既包容又排外的儀式。大多數基督徒認為，這個強有力的象徵，是具有既敬畏又神聖的奧蹟。在早期基督宗教的信仰理念中，感恩祭宴被看作是非常神聖的，是不准外人參與的秘密儀式。據說十六世紀時，年輕的馬丁路德神父曾經因為感念於舉揚聖體聖血的神聖含義而昏厥過去。

今日的感恩祭宴，仍在天主教徒的崇拜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在研究盧雲的時候，牢記這一點會很有幫助。天主教信仰理念裡，彌撒聖祭經過兩千年的發展，已經凌駕或是取代了許多其他的宗教儀式。比起新教的信仰理念、甚或東方正教會來，天主教的信仰理念萬分強調參與彌撒與領聖體的重要性。在新教的信仰理念裡，主的晚餐不是那麼樣的重要；而東方正教會則有許多與感恩祭宴無關的儀式，也不那麼勤領聖體。

盧雲自當修生起，就每天參加彌撒，並被訓練依羅馬禮的方式恰當地舉行感恩祭宴。主禮感恩祭宴，確實就是他司祭職

³ 審閱者註：不同宗派之間，彼此不能「共領聖體」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每個宗派對「聖體」有不同的教義和神學體認。

的標記，也是他司祭職最主要的目的。就天主教信仰理念而言，主禮感恩祭宴是項司祭職獨有的特權；彌撒的舉行也是天主教徒在主日聚會時主要的活動。司鐸是彌撒的核心；彌撒則是信仰的核心。因此就像天主教信友所瞭解的，盧雲因著他的司鐸身分，立足於基督徒信仰經驗的核心。

感恩祭宴是最普遍、也最為人知的天主教禮儀，但它也有深奧和比較複雜的一面。感恩祭宴的理論與做法引起許多熱烈的討論。大部分的基督教會，尤其是天主教會，有著嚴謹甚且詳盡的訓示，詳細解釋了基督臨在於感恩祭宴的基本理念。質變說（trans-substantiation）、合質論（con-substantiation）、真實臨在——這些只不過是描寫感恩祭宴的訓示裡，較知名的幾項教理觀念而已。

雖然上述這些官方發展出來的神學理論相當重要，但教會更看重的，是有悠久歷史的熱心朝拜聖體（餅型與酒型）的傳統，並強調要多領聖體、與耶穌基督奧體結合，這些靈修實踐，就使得上述的神學理論發展出來，也使得聖體敬禮更加普遍化了。舉例來說，供奉聖體來讓信友們默觀朝拜，這在天主教內是很普遍的事。在比較傳統的天主教國家，聖體遊行更是司空見慣。盧雲一輩子每天參與或是主禮彌撒，他真的是沉浸在一個豐富的感恩祭宴文化裡，一個不是他的獨創，而是天主教信仰理念所繼承的傳統核心思想。

盧雲在感恩祭宴的實踐與見解上，發揮出無比的創造力，也賦予了新的意涵；有時或許超出了教會的常規。不過，要評

估此事，我們得先瞭解上述的背景。盧雲主禮感恩祭宴的方式，以及書寫相關靈修作品的方式，都是以天主教的規範作為出發點，那麼，怎麼會有所不同呢？簡而言之，我會這麼說，大部分的天主教徒普遍地把感恩祭宴看成行禮如儀的例行公事，但盧雲卻不是用這樣的方法看待感恩祭宴。反之，他把感恩祭宴當作是耶穌生命和使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來舉行，感恩祭宴就是重現耶穌熱切地邀請每個人，到聖餐桌前和他在一起的那個時刻。

向身心障礙者學習

在筆者和他相識的那些年，我看過很多次盧雲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裡做彌撒——大學裡的小聖堂、教堂、私人家中。雖然參與盧雲主禮的彌撒，總是個特別的時刻，但我深信，在他生命最後的那幾年，他主禮彌撒的方式較以往更具意涵。我想，是那些身心障礙者的臨在，造就了這樣的轉變，不論是黎明之家或是其他服務的地方。這些身心障礙者幫助盧雲和其他人放緩腳步，去思索當下正在做的事。那段時期，盧雲和他的團體對於感恩祭宴中耶穌的臨在，有更深的體會和特別的領悟。

盧雲在黎明小聖堂主禮彌撒時，祭台設得低矮，好跟參與者之間沒有障礙隔閡。這是他到黎明之家以前，就開始做的事。他也穿色彩鮮豔的祭袍，並以歡樂的氣氛，來讓那些有重度智能障礙的人有所感動。很多有肢體障礙的人坐在軟墊子上，或是被人抱在上頭，因為他們的身體變形，或因身體狀況讓他們

無法坐在椅子上。那些年，盧雲主禮彌撒的步調愈加不急不徐、從容不迫。事實上，每一次的儀式，他看起來像是在演出一場特別的默想。一字一句、一舉一動，都注入了那麼多情感，讓人彷彿注視著耶穌，首次聽祂說：「你們拿去吃吧，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

呼吸著祭壇焚香的芬芳；沉浸在讀經之中；凝視著盧雲那緩慢、小心翼翼的戲劇化姿態，讓我覺得對福音有了更深邃、更豐富的理解。盧雲本人談及和身心障礙者一起舉行的這些彌撒時這麼說：

這是耶穌真實而具體地臨在於我們當中；祂的臨在給了我們希望。在這裡吃、在這裡喝，激起了我們對天國盛宴的渴望；此時此刻所找到的家，讓我們對有許多居所的上主殿宇有所盼望。有誰比重度心智障礙者更適合教我們這項釋放人心的真理呢？他們既不讀報、不看電視，也不討論未來可能發生的災難。他們不在意未來，相反的，他們說：「餵我、幫我穿衣服、摸摸我、抱抱我……親我、跟我說話。現在這樣在一起真好」⁴。

方舟之家團體的核心成員，把這種心理上與生理上都「活在當下」的感受呈現出來，傳遞給每個人。從容不迫、默觀式的感恩祭宴，是份特別的恩寵。盧雲不只是從身心障礙者那兒得到這份恩寵，更於其他地方做彌撒時，將之具體實踐。

⁴ *Lifesigns: Intimacy, Fecundity and Ecstasy in Christian*, XX: 本書尚無中譯本，暫名《人生信號》。

我會永遠記得盧雲在世時，我最後一次在黎明之家參加的那台彌撒。那次，我跟太太一起到多倫多拜訪盧雲，甚至還帶著五歲的雙胞胎男孩同行。那三天，盧雲盡善盡美地慷慨款待我們一家人。爲了預備小男孩們造訪，他甚至還給他們準備了一小堆借來的玩具。由於盧雲從未有帶著孩子的家庭在他那兒留宿過，所以我們算是在挑戰他慇懃好客的能耐。不過，一切都相當順利。那真的是一次很棒的拜訪經驗，成了我們友誼中令人珍惜的好時光。

我們在那兒的最後一天，正好是聖枝主日。因爲我們回程的飛機大約是早上十點，所以我太太瑪塔（Marta）跟我起得很早，下樓去參加盧雲的第一台彌撒。不知怎麼搞的，一定是我們走動的聲音把小男孩給吵醒了，因爲他倆隨後立即出現在小聖堂裡邊，還穿著睡衣，半夢半醒的樣子。安德烈一把鼻涕、一泡眼淚，因爲他以爲我們沒帶上他倆就自己離開去機場了！見到我們還在那兒，他的情緒就平復了下來，窩在我的大腿上。尼可拉則躺在瑪塔身旁的軟墊上。

他們靜靜地聽著聖枝主日的讀經，那一篇講的是耶穌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接著，在盧雲講道進行到一半時，尼可拉突然間蹦出個問題：「耶穌怎麼不騎馬呢？」

一如過去這些天，在晚餐時、在說床邊故事時，他處理類似問題的方式，盧雲停下他正在講的事，跟這兩個小男生一起思索了起來。對一個五歲小男孩來說，這個問題可是故事的重點。他們三人最後決定，馬是有錢人用的，但耶穌只是個窮人，

所以騎驢子對祂而言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接著到了奉獻禮品的時刻，盧雲把這兩個小男生叫到他身旁。在盧雲的監督下，他倆一板一眼地，把酒倒入高腳玻璃杯內。然後，他們聚精會神地注視著盧雲，看他祝聖聖體聖血。我們全都這般聚精會神地注視著。那一刻，世界是靜止的。那張矮矮的祭台上堆滿了棕櫚葉，燭光搖曳，身心障礙者在幽暗中挪動、呻吟，我們健壯的成人則面向一位兩側站著身穿睡衣小男生的神父，微笑、鞠躬。耶穌是個窮人，跟這些微小的人作朋友，還跟像我們這般殘破的人作朋友。「歡呼之聲，響徹雲霄」⁵。

務求簡單

看著盧雲主禮感恩祭宴的時候，一個人會不斷地感受到他在彌撒禮儀裡注入的直接且帶戲劇性的高昂情緒所造成的激動。那深層的表達方式，既活潑又引人注目，不拘謹、不老套、也不是例行公事。此外，他把整個感恩祭宴擴張成講道的延伸。就如同他講道的時候，讓聽眾融入其內，主禮彌撒時，他也使聚集的會眾成為感恩祭宴的一部分。無論他們是什麼人，盧雲都將他們納入其中。圍在他身旁的可能是個小家庭，就像我們全家去的那天，或是早已司空見慣的天主教徒，亦或是困惑的新教徒，再不然就是毫不相干的局外人。爲了顧及那些不大了

⁵ 審閱者註：這是天主教羅馬禮彌撒中，頌謝詞後、感恩經前的歡呼詞中的一句話。

解感恩祭奠的人，盧雲會從耶穌本人開始談起，從不偏離這主題。一如盧雲所顯示的，感恩祭奠這段時間，是耶穌與祂的朋友分享友誼、分享親密的時光，不論是在最後晚餐、往厄瑪烏的路上⁶，或是此時此刻的現在。他的看法很清楚地體現在《熾熱的心》⁷ (*With Burning Hearts*) 一書裡：

「此刻，祂與他們同席而坐，祂拿起餅來，祝福了；接著把餅擘開，遞給他們。」這麼單純明確、這麼平凡無奇、這麼明白易懂，卻依然是一——這麼不一樣！當你和在朋友一起享用餅的時候，你還會做什麼呢？你拿起它、祝福它、擘開、給出去。這就是餅的用途：被拿起、被祝福、被擘開、給了人。沒啥新奇、沒啥驚喜。這件事每天都在發生，發生在無數的家庭裡。它屬於生活基本所需。餅被拿起、被祝福、被擘開、給了人，我們的生活的確不能沒有餅。沒有它的話，也就沒有同工、沒有團體、沒有友誼的連繫、沒有平安、沒有希望、沒有愛。但有了它的話，一切都能更新！

或許我們都已遺忘了，感恩祭奠是個人類單純的舉動，……每次我們邀請耶穌到我們家裡來的時候，也就是說，邀請祂進入我們那充滿了光明面和黑暗面的生活。我

⁶ 審閱者註：往厄瑪烏 (Emmaus) 路上發生的故事見：《路加福音》廿四章 13~35 節。

⁷ 盧雲，《熾熱的心：感恩祭的生活默想》(台北：光啓文化，2001)，第四章。

們有榮幸請祂上座，祂便拿起餅、舉起杯，接著遞給我們，說：「拿去吃吧，這就是我的身體；拿去喝吧，這就是我的血。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當盧雲舉揚著餅與酒，又分享給人的時候，他以這樣的一番話，把每個人都帶往那個圍繞著耶穌共融的原型小圈圈內。一切正式的擺設、或是禮儀傳統的重要性，都已被拋諸腦後。舉行感恩祭宴給盧雲帶來的最深觸動即在於此一慶祝的時刻！這是如此充滿生命力、也不依循天主教的標準慣例，尤其因為盧雲強調耶穌的緣故，使人覺得就像參加新教福音派的崇拜儀式一樣。然而對神父來說，把感恩祭宴的焦點移回至耶穌身上、仔細地誦讀我們每個主日所聽到的《感恩祭典》內容，這難道不也是天主教嗎？——不折不扣的天主教。

結果是，圍繞在盧雲祭台旁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們都感到彼此接納、賓至如歸，互相交流溝通。耶穌這樣召喚我們，迎接每個人到祂台前，如此觸動人心的經驗，要想不參與都很困難。不參與的話，好像違逆了聖神的旨意。

新的合一

因此，與新教徒共領聖體（Intercommunion）成了盧雲超越了天主教設限之處。這個改變並不是從方舟之家團體才開始的，而是在更早的時候。這兒有些理由或許能夠解釋他之所以脫離天主教處處堅守的清晰原則：在那動亂的 1970 年代，當時盧雲在耶魯大學神學院擔任教授，也是那兒實質上的校牧。那是一

個基督徒合一的大公性教會機構 (an ecumenical institution) —雖然還是以新教為主。他在耶魯大學神學院的聖堂舉行的彌撒，成了那個神學團體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盧雲在那兒最主要的聖職工作。他的彌撒吸引了新教的學生，他們開始定期參與。畢竟當時那是個基督徒合一的大公性聖堂。盧雲不在的時候，就由一位聖公會的牧師舉行聖公會禮儀。當盧雲在荷蘭接受培育與晉升鐸品的期間，正趕上荷蘭教會的禮儀實驗與全面革新。因此他一定覺得，在耶魯與新教徒共領聖體是很自然的下一步，就當時情況而論，他或許認為那是無可避免的情勢。

那時的天主教政策是，除非是惡名昭彰的罪人，否則不可拒絕任何人領聖體。況且，梵二以前的許多根深蒂固的規定，都不再嚴格地執行。那是個自由又動亂的年代，比起其他天主教神父，盧雲所感受到的束縛要少得多。不只是因為他在新教的機構工作，也是因為他自己的主教在荷蘭，所以他跟美國的教區還有修會之間，沒有正式的約束關係。因此，免於規章、免受監視的他，享受著為天主教神父來說難得的自由。以下這篇感謝文，是盧雲在耶魯大學的一位新教學生在網路上分享的貼文⁸：

我是在耶魯認識盧雲的，那時我是個學生——我不認為自己跟他很熟，但開始參加盧雲帶的彌撒之初，正值我心情低落的時候。他的彌撒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四，在地下

⁸ Nancy Krueger of Menasha, Wis.，她在2001年5月29日於盧雲文學中心的網站上 (Nouwen.org) 發表評論。

小聖堂舉行。因為星期五是團體崇拜的時間，所以他不做彌撒——他的團體意識和普世基督徒大公合一的觀念，遠遠勝過一切排外的想法。於是我就在晚餐前去參加他的彌撒，雖然我並不是天主教徒。那時我婉拒領聖體，之後他問了我原因，我告訴他我不是天主教徒；之後他便說：噢，那沒什麼！因此，對他而言，我是那團體內的一分子。盧雲給了我有關感恩聖餐的教導，還有它在這令人傷痛世界上所代表的涵義。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堂課。

因為盧雲沒有按照規矩行事，超越了那條清清楚楚、劃分天主教和新教信仰理念之間的界線，我瞭解有人會對他失望或認為他做錯了。盧雲確實是想打破規矩；但就像耶穌一樣，他有為了正當理由而打破規矩的本領。也就是說，他是為了忠於一個更崇高的準則才打破規矩的。耶穌在安息日治病時，令人為之駭異，但他隨後解釋道，人比規律條文中所訂的一週的第幾天更為重要。只要是為了更崇高的真理，盧雲很多次也都顧不得規矩。

盧雲教了我們，感恩祭宴是為所有的基督徒的；而它又是如此重要的體驗，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外。這大致是天主教對聖洗聖事的立場⁹，盧雲只不過是將這樣的立場延伸到領聖體這件事上罷了。

⁹ 編審者註：天主教認為每個人只可接受一次洗禮，領過洗的基督徒就有了基督的神印，就永遠屬於教會的成員。所以，任何人在任何一個基督信仰教派領了有效的洗禮，就不可再次給他付洗。

後來，當他的書開始受到廣泛閱讀後，他在新教徒之間也變得愈來愈知名、愈來愈受歡迎，就像在天主教圈子一樣。他聖職工作的範圍也隨之拓展，基督徒大公合一的觀點也更加明確。最終他體會到，他是被召叫去為所有的天主子民服務、去向所有的基督徒宣講的。由於服務的對象延伸至新教徒，他也因此發現到了所有基督徒的共同經驗；他在新教徒身上所見的美德、軟弱、和信仰深度，就跟他在天主教學生和聽眾間看到的沒有兩樣。

他理解到，天主教徒並不優於新教的基督徒。在他主禮的彌撒中讓新教徒共領聖體（intercommunion），這件事並沒有讓天塌下來。反之，這證實了保祿在良久前就寫下的真理：「你們眾人在基督內已成了一個」（迦三 28）。因為這個真理在盧雲心中隨著歲月越發明顯，也因著他天生慷慨的性情；這都帶領著他，去擁抱更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他成了一位堅信新的基督徒合一大公運動的信徒。不只把人聚集在一塊而已，更成功地讓新教與天主教的信仰理念更加和諧、相互啟發。

然而，基督徒合一大公運動是個具爭議性的議題，即便今天仍然如此。很多神學家對此表達不滿。認為此種淡化天主教或新教信仰理念的想法，是來自對方陣營的「外來」影響。不論是在天主教或新教裡，信友們在合一這個議題的彼此爭論上，輸贏靠的往往就是宣稱某人的做法太過分新教，或是太過分天主教了。不過，藉由讀同樣的書、聽同樣的音樂、念同樣的學校、處在同樣的社會裡，新教和天主教基督徒確實會愈來愈

愈有相似的看法，愈來愈能稱兄道弟。

沒人比盧雲更早一步了解到這件事。他對自己所擁有的天主教信仰理念，感到全然自信，而旅居美國的外國人身分又使他得以超越地方性的宗教情結。作為這樣的神父，盧雲成了聯結美國新教與天主教的最佳橋樑。他從來不覺得新教徒的態度具有威脅感，他把所有人都看作賓客和問道者來款待。友善慷慨的性情，是他成功的因素；人人都是他學習的對象。畢竟，他的生活圈裡有很大一部分是新教徒。他很早就參與的牧靈諮商運動的主要成員，都是新教徒；後來的民權運動，還有耶魯神學院，也幾乎清一色是新教徒。他觸目所及，看到的全是新教的信仰理念。

盧雲似乎是被召叫到新教徒的領域裡，去做他的聖職工作。在那兒，盧雲不只在其中置入自己生動活潑的性格，也引入了天主教會聖事主義的酵母、隱修生活的質樸和深度、獨身生活的貞潔，還有天主教信仰理念內廣博深遠的靈修精髓。與新教信仰理念相較下，天主教信仰理念與文學、藝術、哲學、歷史都有更自然的關係。再者，天主教還有種種慶典、聖人敬禮，及與各種不同文化交流的美好界面。在這群新教圈內的新朋友裡，盧雲發現他們對這一切都非常感興趣，甚至有著渴望。

盧雲舉行的感恩祭宴豈止是一台有新教徒參與的天主教彌撒；當這位了不起的人展開其聖職工作時，也開始了新教和天主教這兩個靈修團體間的深刻修和。藉著盧雲及其他像他這樣的人，基督把分開的家人重新帶回同一張餐桌前。兒童節目「羅

傑斯先生」(Mr. Rogers) 的主持人—弗萊德·羅傑斯 (Fred Rogers)，與方舟之家團體的創辦人—文立光，這兩位都是盧雲最為信賴又欽佩的朋友。他們兩人都注意到：盧雲透過感恩祭宴分享的方式，在基督徒大公合一領域上，有卓越的貢獻¹⁰。我覺得這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以下是文立光所說的話¹¹：

盧雲在感恩祭宴裡找到了他的滿全。他愛主禮感恩祭宴，也愛讓每個人都參與其中。即便對於天主教會有關與新教徒共領聖體的部分，他似乎有些隨性。但這也是因為他想要在場的每個人，都能夠有個與耶穌相遇的親身經驗。盧雲愛感恩祭宴，正是因為他愛耶穌。他熱切的相信，耶穌是真實地臨在聖化的酒餅之中。正因感恩祭宴對他具有如此深厚的涵義，他以與生俱來的天賦使它富有意義、使它展現出與我們生活的關聯性。他時而圍著祭台繞圈，時而走到會眾中間四處揮動著他的雙手。有些人可能會受到這些舉動的干擾，但這些都是盧雲急切想把人帶到耶穌身邊的表達方式……他有使人合一的神恩。他選擇了忽視差異、略過矛盾；比較喜歡直接切入事情和人的核心，在那兒找到更深層的合一。藉著喚醒人沉睡的心靈，幫助不

¹⁰ 有關羅傑斯對盧雲的評語見：“In the Journey, We Need Friends,” in Christopher De Vinck ed., *Nouwen Then: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Henri*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van, 1999) 78.

¹¹ Jean Vanier, “A Gentle Instrument of a Loving God,” in Beth Porter ed., *Befriending Life: Encounters with Henri Nouwen* (New York: Doubleday, 2001) 262~63.

同背景的人走向他們內在的旅程；幫助人與耶穌相遇；幫助人人在自身、在自己的創造力、在自己的直覺裡，重新再發現信賴，盧雲是一位本世紀偉大的基督徒合一大公主義者。

盧雲是位基督徒合一的大公主義者。他帶領著身邊的人進入同一的基督奧體，靠的不是神學辯論，也不是什麼明顯的方法或操弄，僅是將他自己的聖職工作維持在個人化的層次上。如同前面文立光所說，他是「直接切入事情和人的核心」。這些字句意味深長。在科學上，尤其是數學，最讓人欽佩和讚賞的定理是優雅而簡潔的，例如 $E=mc^2$ 就是¹²，某些我們最深的奧秘已被轉換到這個最簡短的公式裡面了。

然而，這種能用簡約的方法看待事物的能力，實為罕見。這確實需要有直接切入事情和人的核心這般的能力。這是另一件我們得歸功於盧雲的美事。盧雲在感恩祭宴這事上，能給予我們新的教導，正因為他把兩千年來的種種論調撇在一旁，而回到了感恩祭宴的原型，亦即耶穌與我們這些朋友在一起舉杯、擘餅；然後探討了這事所代表的意思。感恩祭宴是天主愛的一部分，也是天主與這世界友誼的一部分。盧雲的教導，不但能讓他那些身心障礙的朋友理解，也能觸動那些極熟悉感恩祭宴的人，活化他們的信仰。

¹² 審閱者註：這是物理上物質與能量對換的公式，1905年由愛因斯坦所提出。

找到我們在主內的家

雖說感恩祭宴是基督信仰裡十分核心的禮儀，也是經驗到耶穌的核心儀式。不過，它已因繁文縟節而變得如此沉重。令人覺得耶穌好像更遙不可及，更不容易親近。再者，儀式化和重複的模式也令人感到枯燥乏味。因此盧雲有必要提醒我們：

也許我們都已忘了感恩祭宴是個單純的人類舉動。但是今天彌撒中的祭衣、蠟燭、輔祭、大經本、伸展開的雙臂、大祭台、歌曲、會眾—沒有一樣看起來很簡單、很普通、很明白。我們通常需要有一本彌撒經本在手，才能跟上這儀式、才能了解其中的意義¹³。

幾世紀以來加諸其上的精美包裝，不僅無濟於事，還讓感恩祭宴的涵義變得晦澀難懂。盧雲認為，為了尋找天主，我們必須回歸至簡單平凡的事物上，因為天主正是在我們意想不到的地方被找著的。這就是充滿矛盾之處，如同他所寫的：

感恩祭宴是我們所能想像到的事物中，最平凡、也最神聖的舉動。那是真真實實的耶穌。如此人性，又那麼地具有天主性；如此親近，又那麼地具有奧秘性；如此貼近，又那麼地具有啓示性！這就是天主的故事：祂想接近我們，祂是這麼地貼近，因此我們用我們的雙眼便能看見祂，伸出我們的雙手便能觸碰到祂；祂是這麼地貼近，因此在我們和祂之間，沒有任何事物能使我們分離，沒有任何事

¹³ 盧雲，《熾熱的心：感恩祭的生活默想》，第四章。

物能阻隔我們，沒有任何事物能把我們的距離拉遠¹⁴。

關於盧雲在感恩祭宴上的教導，簡而言之就是這點：感恩祭宴是一個感謝生命的慶典。我們得同時看它樸質和人性的一面，及天主神聖超越的一面。這個單純的人類舉動，聚集了所有的人、我們所有的辛勞、甚至是我們在這世上所遭遇的一切慘事。不論是在哪，所有人每天聚在他們自己的餐桌前，跟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著他們的食物和飲料。我們也歡迎老朋友和陌生人來到我們的餐桌前，一起慶祝我們的友誼，也修和我們的恩怨。

我們的生命全然反映在同桌共飲這事上，也在其中找到了它的意義。這張餐桌代表和好與了解。這張餐桌是我們共融的記號，是我們與世界、與這世上所有居民分享生命的記號。那些坐在我們身邊、與我們共享食物的人，他們幫助我們更珍惜我們的人性和生命經驗。一朝我們曾經同桌共飲，我們之間的情誼就永續不斷。我們的關係已經因為這古老的習慣，而有了基本的變化。

耶穌當初主禮用的那張餐桌，跟我們的餐桌十分類似。耶穌也同樣在那兒像朋友般招呼著我們，給我們食物和飲料，那些食物支持著我們，也奠定了我們關係的基礎。藉著一起飲食，我們進入了一種新的關係層次，與耶穌、與天主都更加親密。我們卸下了心防，祂也是如此。在這單純的經驗中，我們不只

¹⁴ 同上。

是與耶穌和好而已，也與所有被召喚到主餐桌前的人和好。

餅與酒，是「葡萄樹與人類勞苦的果實」¹⁵，擴大了和好的內涵、擴大了更深合一的內涵，讓一切受造物的辛勞與事實，和一切物質的現實都聚在一起。每一次在主的餐桌上，當餅與酒在感恩中被舉揚，所有的受造物就再次地被聚集一起，再次地蒙受新的祝福。我們每個人也要偕同我們所有的成功失敗、喜怒哀樂、疑懼希望，全部聚集一起。感恩祭宴同時是對我們生命的探索，也是我們生命的慶祝；既是沉思，也是獲得撫慰的地方。

感恩祭宴的個人幅度很容易就讓人給遺忘。因為現在的彌撒非常強調感恩祭宴的團體性及制度化特質，因此我們不再覺得自己的生活和感恩祭宴有什麼關係。盧雲使其恢復平衡：當我們坐在那餐桌前、當我們舉起那杯時，我們逐漸從忿恨與疏離，轉向了參與和感激。這是段個人的旅程；是段個別的旅程。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要飲的杯，有自己要過的生活，有自己要走的路。感恩祭宴可以、也必須成為傳遞我們那正在開展的心靈和個人體驗的媒介。

在我們祝福那杯之前，我們將它舉起，想想我們是誰，想想天主要我們做什麼。杯子裡所盛的，就是你的生活、是你獨一無二的處境。我們是否能接受我們的一切？是否能全然去過我們的生活？是否能在其中找到意義？這都反映在耶穌的那個

¹⁵ 審閱者註：這是天主教羅馬拉丁禮感恩祭宴中，神父準備祭品禱詞中的一句話。

問題上：「你能飲這杯嗎？」

盧雲那單純又獨樹一格的教導，已帶領了上千名基督徒更接近天主，並以全新的角度來認識感恩祭宴。這是個絕大多數人都認同的精彩教導。如果真有反對的聲浪，指出盧雲沒有依從天主教的教導時，盧雲會提出《教會法典》裡所說的，爲了適應特殊的牧靈情況，神父是有伸縮餘地的。盧雲當然不是真正在推行或提倡「與新教徒共領聖體」（intercommunion）。在那些年的聖職工作裡，「共領聖體」不過是在混合的基督徒團體內很自然發生的事。若被問到有關在黎明之家有新教徒領聖體的事，盧雲會對多倫多當地的主教說，由於心智障礙者無法分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差別，因此牧靈的調適是有必要的！

隨著時間過去，盧雲對自己是一個新興的基督徒信仰共融的先驅者身分，也感到愈來愈自在。比起一些爲了與「分離的兄弟」建立更親近的關係而成立的神學家代表團，盧雲以他安靜的方式，在實現共同信仰一事上，得到了更大的成果。或許，主要是因爲對盧雲來說，根本就沒有所謂「分離」的兄弟姐妹這回事。他的生命，就像主的餐桌，對每個人都竭誠歡迎，賓至如歸。